

● 潮汐文丛 ●



# 午后的等待

● 石涛 ●

● 石 涛 ●

# 午 后 的 等 待

● 花城出版社 ●

## 午 后 的 等 待

石 涛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5插页 200,000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 印数1—6,450册

ISBN 7—5360—0124—X/I·121

定价：2.35元



### 作家小传

石涛，男，一九五七年四月出生于北京。六九年随母去东北干校劳动，七二年回到北京读中学。中学毕业后赴农村插队，后回京做建筑工人。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财贸学院，读财政专业。八二年毕业分配到北京财税局工作，八四年八月调到广东深圳大学经济系任教。现在深圳市《特区文学》编辑部任小说编辑。

自幼喜爱文学，七八年开始文学创作，八二年发表处女作《离开绿地》，以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二十余万字，诗若干首。

现为作协广东分会会员。

是呀，你只剩下这一份财富了，只是它们是忠实的，只有它们能终生伴随你，并且一直跟你走进黑洞，深不可测的坟墓里去。即使你找不到它们，它们也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满怀信心地等待你，或者一待那不见的财富，你则凭它们的形式，它们就显现了。哦，你还在犹疑吗？难道你不是早就上路了？就是那条路！那条生命的摆渡者的路呀！那条冰峰雪岭和激流险滩，泥泞不堪，时而暴雨和露水的急流而又尘土飞扬，滚动着石块和瓦砾荆棘丛生，充满着墓碑和望不到头的荒凉而又幽暗，充满着危险而又诡异的荒凉了爱、喜悦、迷惘、恐惧、憎恨和痛苦，不断的在现实和睡梦中一刻不停地轮回和交替的那条路呀！你说了这些就感到害怕了，于是你就要靠那个圆滚滚的球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腿了，

# 自序

我清楚地记得七年前的那个冬天。天气寒冷，聚集在屋里的一群人脸色苍白而严肃，杯里的茶水早已凉了。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喝酒，因此大家都能听见窗外的风声和街上汽车穿过寒冷的轰响。就在那时，我生平第一次在众人面前紧张地面对自己的作品。除了就内容回答别人的询问之外，我更多地是在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自那以后，我也从未尝试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公开评论。因此当花城出版社的总编李士非先生要求我按照《潮汐文丛》的体例写一篇作者自序时，我的确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

这些天我一直在漫长的不眠之夜里追问自己：这几年来你都写了什么？它们是否真能让你对岁月的流逝感到安慰？在几乎是小心翼翼的思考后面，答案是否定的。尤其在着手整理和修改它们的过程之中，当我的手指在一页一页冰凉的字页上滑过，内心深处竟时时涌起那种可怜的羞愧。为此我感到痛苦。我不知道是我的感觉或审美趣味变了，还是它们

真的已失去了往日在我心中的价值。我甚至希望是我的感觉错了，我甚至更愿意用聪明的洋洋自得代替羞愧，或者干脆让心里充满失败的情绪，感到已经无力把握和描写生活，感到未来的飘渺和无望，从而对已写出的作品感到慰藉。但是这样一来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因为这无异于承认作品已经超越了作家本人，它们在一个不坏的早晨已经弃你而去，你虽然还活着，但已先于作品死去。这样，我终于发现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必须勇敢地面对它们。

美国评论家卡洛斯·信克尔谈到海明威时说，对人类悲剧生活的极大关注并把这种痛苦真实地写进作品，使海明威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而对小说形式不倦的探索，则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在最初动笔写第一批小说的时候心里想，除了努力成为一个作家，我还应该成为一个艺术家。为了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野心，我付出了代价。

长时间以来，小说形式一直是极大地困扰着我的问题，它固执地侵入我的每一次创作冲动和写作过程，我从来没有能够避开它。也许已经没有人会对是否应该进行小说形式的探索提出异议了（？），剩下的只是如何探索的问题。因为很多作家都开始明白如果仅仅论及小说的内容，实际上并不是在谈论艺术，而是在谈论作者的个人经验。只有论及已经完成的内容即已经取得形式的内容时，我们才感到是在谈论艺术。这里所说的形式无疑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了风格、技巧、写作角度，也包括了作品对世界的认识。因此它早已被现当代文学批评简单地归纳为一个基本特征：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

我还记得初次读乔伊斯小说时那种极大的惊奇，以及初

次读罗伯·格里叶、约瑟夫·海勒、萨特和卡夫卡作品时感到  
的极大震动。我万万没有想到小说还可以那样写，更重要的是  
我没想到那样写出的作品竟在我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审美上的  
共鸣。另一方面他们精湛的形式和炉火纯青的技巧却让我  
叹为观止。于是我激动地想到：如果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小  
说家，我就必须找到那个仅仅属于我的小说形式，在未来漫  
长的写作生涯中，形式将成为我的死敌。如果我找不到，或  
者承认自己是个平庸的作家和真诚的失败者，或者自杀。否  
则我应该马上歇手，乖巧地去寻求其他行业的建树。

在一篇叫作《相会》的小说写出来之后，我受到了前面提  
到的聚集在一间屋子里的同仁们的鼓励，这促使我写出了第  
一个后来公开发表的短篇小说《离开绿地》。那之后，我决定不  
再歇手。在这篇小说里，我经过三个月的构思给自己找到了  
一个较有节制的视角，故事中的人物在这种温和的距离感之  
下，仿佛脱离我的控制而开始独自活动了。为此我曾经感  
到过不安，但还是没有改变最初为文章定下的基调和内在节  
奏。这次竟受到了同仁们较高的评价。自信力像初夏的气候  
一样慢慢流进我的房间。但喜悦和满足转瞬即逝，接下来的  
写作立刻把我投入到无情的苦恼之中。我发现不光小说的  
题材是无穷无尽的，对作品形式的探索也是永无穷尽的。如  
果有谁宣称他掌握了一种文学形式，那就说明他已经死了。因  
为任何一种形式都在创造的溪流里不断发展和完善着，甚至  
变化着。在懂得这一点之后，没有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感到沉  
重。

对我创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它给  
了我一个永久的启示，使我尽可能地克服了行文繁冗给写作



带来的致命威胁，含蓄和有节制成为我写小说的首要原则。比如《河谷地》、《山人》和《午后的等待》，就我当时掌握的素材来看，几乎都可以写成中篇或小中篇，但在近乎疯狂的剪裁修改下，我删去了大部分内容。我甚至并不清楚这样一来是不是会获得更好的效果，但至少使我心安；再没有比文字浮泛、行文拖沓造作更让我难以忍受的了。当然这种过度的自我批判几乎危及了我的整个写作，因为我发现自己正在变成一个永远没有成品的作家，于是只得让它们在恰当的时候从我手里飞走（发表），以避免那种绝望的永无止境的修改。

可是不，无论在当时还是几年后的现在，我都没有对自己的作品真正满意过。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还存在另一个天敌：阅读。由于固有的趣味和某种飘渺的希望，我坚持阅读大师们的优秀之作，这使我作为一个不坏的读者感到极大的愉悦和满足，同时作为一个作家感到难以名状的自悲和无可排遣的绝望。所幸运的只是，这种情绪终于没能成为我停止写作的强大理由，尽管几次差点在读完一本好书之后就此辍笔。相反，它们成为一种沉默的标准，不断在冥冥之中对我发生作用。它们成为我写作的守护神。

在这篇短短的序言里我无意解说我的作品，那会让我感到低能。它们完成了，离我而去，在时间冰冷的目光下摆在大众面前。我尽管惭愧，但无可抱怨。写作既是我生活中最高的乐趣，也是最大的痛苦。但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夸大它们的作用，事实上它们也许只对我个人有意义：一个忠实的记录，体现了岁月同我之间昏暗而又美好的关系。在它们背后，我能感受到每一个真实的欢乐，微不足道的梦想和无尽的忧伤。即使连这些也没有，我在写，这已足够。我不敢讲自己

有勇气面对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信中的尖锐提问：“假如您不写，您是否一定会寻死？”但我期望自己能时时想起这句话，而且在想到时我的心不会因麻木而无动于衷。倘若它每次都因为激动和畏惧而不停地颤抖，我就能够听到良知的声音。

我写下以上这些。忘掉它们，然后重新开始。

一九八七年二月于深圳

## 内 容 提 要

在这本集子里，作者带领我们从一呼万应的幽深山谷走到人海茫茫的大都市。百张面孔，百样人生。作者冷静谨慎地叙述他们的故事，这“故事”不一定有错综的情节，它们可能只是一个初入山林的孩子面对深不可测的大自然和同样深不可测的成人世界的畏惧和渴望，也可能只是两小无猜的一丝真情；或者，干脆只是某个人生命中静悄悄的一个点。而所有这一切，似都共有一个沉郁的背景。

正如这个世上发生着的，集子里更有许多青年们的故事。他们邂逅相遇，他们相知相恋，他们又分道扬镳。人生路上风雨无常，他们能否学会抱起双臂对命运视以调侃的一笑？

作者怀着一种对纯艺术的崇敬，在温和适中的距离感下，试着审视这一切，并不无恭敬地试着从各种角度描摹这一切，描摹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青年作家对人世的诗意探索。

## 出版说明

《潮汐文丛》选  
编当代文坛有影响的  
作家的中、短篇小说，  
个人结集出版。

责任编辑：朱燕玲

装帧设计：李碧华

FA990

# 潮 汐 文 丛

(第六集)

|        |     |
|--------|-----|
| 前 妻    | 航 鹰 |
| 女儿经    | 程乃珊 |
| 给你妻一支  |     |
| 梦幻曲    | 黄蓓佳 |
| 老鱼吹浪   | 李杭育 |
| 午后的等待  | 石 涛 |
| 四月的归来  | 肖复兴 |
| 鬼 符    | 韩石山 |
| 桔红色的校徽 | 黄虹坚 |

## 目 录

|     |         |
|-----|---------|
| 1   | 自序      |
| 1   | 河谷地     |
| 32  | 村里的孩子   |
| 39  | 在那个夏天   |
| 48  | 山人      |
| 68  | 行路难     |
| 86  | 离开绿地    |
| 107 | 她们，早上晚上 |
| 125 | 这里是故乡   |
| 141 | 午后的等待   |
| 152 | 雨雪霏霏    |
| 240 | 游戏规则    |

## 河 谷 地

那个老头，在靠河滩那片坡地上的苇席窝棚里已经住了四十天了。他又黑又瘦，晚上睡在铺着干草的木板上，身体在渐渐衰弱下去。他拿不准自己能不能一直住到瓜熟透了的时候。

这几天，他已经察觉到嘴里那股又酸又涩的气味了。他知道怎么了。那是大病一场的前兆。多少年来都是这样。除了老伴提醒过他之外，村里别的人也看出来了。他们在他去村口大路边的杂货铺打酒时对他说，他最好回家休息几天，找个什么人去替他一下。他没说话，一边把酒瓶揣进怀里，一边摇摇头。

他知道，这不是几天的事。他只要一躺倒，就爬不起来了。他还知道，当他一转过身去，走不了多远，他们就会在后面说：

“这老头子，鬼迷心窍了，想指着那片瓜地发大财。”

“嘿，他种瓜可是有一手，可惜他老啦！”

“没错，他真是老了，瞧他走路的那副样子。”

“他不中用了，可是还倔得要命！”

“像头老倔驴！”

喔啦啦啦——

笑声大得有时都能让他在远处听见。他没有停下脚步，可是怒火的的确确在往上撞。他们应该知道，他想，他要是发起怒来，就不再是一头骗过的老驴了。那股劲头老一辈人可都领教过。他能不声不响地把对手从村子这头赶到村子那头去。

老头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慢腾腾地在瓜地里爬着锄草。从前这活还能蹲着干，现在可不行了，那样太吃力。他不得不用两个膝盖跪在地上，以避免关节两侧那股钻心的疼痛。手也不好使了，锄把儿握的时间一长，就又酸又痛。拿掉耨锄以后，手指变得弯弯曲曲的，合不拢来。仿佛那只手已经僵硬了，要永远保持那个样子似的。他真怕会那样，就用两只手不停地倒换着。好在土质很松软，既不黏，也不硬。小时候爹就跟他说过的，要想种瓜，先得学会调理瓜地。

老头慢慢向前爬着，手里的耨锄在瓜秧下面一下一下地翻动。锄刀磨得挺快，切断草根时发出嚓嚓的响声。瓜秧长得又粗又壮，叶子向两边翻开，青翠碧绿。藤蔓整齐地向一边伸展，打过尖以后，差不多都是三尺多长。瓜已经落了窝，如果不出什么岔子，再过十天半月的……

老头心里开始一抽一抽地疼起来。他一直不敢指望会有好运气。他活了六十三岁，种瓜也有四十年了。年轻的时候他就梦想着，有朝一日，一定要种出一片棒得不能再棒的瓜来。他说不清楚应该是什么样子，但他心里知道。可是，这愿望一次也没实现过。曾经有那么几回，他差不多已经……现在他不愿再回忆往事了，它们总是让他感到异常气馁。如



今他老了，更不敢指望好运气了。

今年天气热得早，烫人的阳光直晒到老头裸露的后脖颈上。那上面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夹杂着一些棕色的斑点和小疙瘩，一直向前蔓延到下巴底下和两颊上。他光着头，没戴草帽，阳光透过稀稀拉拉的头发，照在渗出一片细小汗珠的头皮上，闪闪发亮。

天气热可是好征兆，老头想。瓜会很甜，汁水也多，瓤是沙的。可是谁敢担保天气总是这么好呢？年年有风顺着山谷那边吹过来，带着一股逼迫人的、使人心惊肉跳的雷雨气味，湿糊糊的。那时，乌云就会压到你的头顶上，低得让你透不过气来。身上的汗也会发黏，腰也开始疼起来。等到暴雨一下，便几天几夜不停。山里终日响着轰隆隆的声音，你分不清是打雷声，还是山洪暴发的声音。

这是片沙壤土的坡地，下端紧挨着河套。平时河谷里只有一道涓涓细流，两旁宽阔的沙石河床整个裸露出来，覆满了灰色的大石块和小个的卵石，石缝里长出低矮的野菊、地钱和节节草。山洪一下来，河谷里就涨满了水。洪水只要一高过谷地边缘，漫上来，地里的雨水就排不出去了。瓜要泡水一泡，他想，可就全完了。瓤子就像棉花套子一样，汁是酸的，到那时，谁也不要这种瓜。你就像在做一场恶梦，眼看着瓜一个一个烂掉。

老头想到这儿就抬头看了一眼瓜地。

窝棚倒是立在那儿，里面放着他的铺盖，又脏又旧，还有几件干活的家什和一杆火枪。但是这也不能向他保证什么，他只不过住在里面。或者说，他只不过守着瓜地。除此以外，他还能在这块土地干点什么呢？